



陳政國

出生：民國五十三年生

學歷：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四十學分結業

現職：國立澎湖高雄海事職校教師兼導師

獲獎紀錄：澎湖縣菊島文學獎現代詩、散文首獎

散文 第一名 髮

創作理念

生命的記憶，難免會有缺口。人們用各種方法記載走過的歲月，我則以文字的組合，編織自己另一個回憶的夢。

父親不同於古人的「耕讀」，他是理髮店的老闆，但是他勤於學問的精神，與對洞悉人生具有的敏銳觀察力，深刻烙印在我的心底。在父子交集的生命中，多少會激發出讓我讚嘆與感激的心緒。

以「髮」作為題目，是因為它聯結了父親和我的生命，和母親一樣，是連接兩個岸的橋樑，在心靈上，接續了永恆的懷念。

僅以此文，致世間父子，都能碰撞出生命中值得回味的火花。

髮

父親是理髮師，他很得意這份工作，因為他能讓所有的人在他面前低頭。

村子裏的老人多，走進店裏，父親先寒暄幾句，輕輕揮揮座椅上的髮屑，再恭敬地請老人上座，帶著遠古先民的真情與莊重，優雅從容地替他們披上圍巾，整個畫面溫馨，看得出老人正享受著那份榮寵，有陶然共忘機的閒情。

我有時會杵在一旁，欣賞父親對著明鏡掃秋霜的身手，一把推剪俐落地在頂上遊走，加上親切的問候，讓老人的心情也被理得起起落落的。卻顧所來徑，人生種種一併在理髮的當口，隨著髮絲的飄落，紛紛灑在彼此的心裏。沒有隔著帷幕的告解，也沒有模糊的幻聽幻覺，一切就是那麼真實，老人們像是坐在太師椅上的長者，話匣子一開，往日的正直與威勇便魚貫走出，生命歷程像影片倒帶般，娓娓敘說著個人的愛恨悲喜。我感覺父親不只是理髮而已，他也理著老人們心亂如髮的思緒。

父親說：「頭髮也是有生命的，理髮就是一種生命的割捨、放下。」我想，那是父親言過其實吧？應該是他在理髮時，與客人交換心情的互動結果吧？父親越過客人的身影，從鏡裏的容顏發現，在他們的眼眸底處，有忘不掉的心事。面對滿懷心事的匆匆過客，如果能真切地熨貼他的心，懂得去挖掘、去傾聽，他當然會大量吞吐鬱積的憂樂，這和頭髮有什麼關係？

直到讀了李白的詩：「抽刀斷水水更流，舉杯銷愁愁更愁。人生在世不稱意，明朝散髮弄扁舟。」我才驚覺，原來頭髮真的和人的生命與心情有關。

古人平時都束髮戴帽，散髮表示閑適自在，不受冠簪拘束，這是對人生的一種亟欲解放的心態。就像在天空飛翔的蒼鷹，有時會以劃破天際的鳴聲拋下訊息，好像在宣示著：「不要拿任何東西和我交換，除了飛翔，我一無所有。」能夠遨遊蒼穹，就是一種自由，李白以散髮來隱喻對自由的嚮往，那麼束髮不

也是在暗示拘束的內心？

每一根髮絲，都有主人的生命記錄，它能還原你的心情。觀察一個人的髮型，也許可以按圖索驥，進入他那奧秘難尋的心靈世界。或是糾結纏繞，或是垂直獨立，有曲水流觴的歡暢，也有感嘆輪迴的哀傷，生命的孤獨與眾人的瓜葛，在梳理之間，髮落之後，便雲淡風輕了。

我總覺得，父親對事物的見解常與人不同，有時令我意外。我們之間好像有一個岸，他在岸的那頭，我在這頭，這可能是我對他的了解太少了。倒是母親，純然是一個渡口的船伕，將我們的思想連成一線，讓我們彼此都預留了一個空間，好存取對方交付的情感與關心。

父親的愛像流星，瞬間如火花，我可以沾染餘溫取暖，卻無法通過那一絲溫暖，照亮二代之間隔閡擺盪的黑暗，在我心裏，他是巨大剛毅的長者，我從未認真想過如何去碰觸他的內心世界。母親不同，她的愛像長河，無聲無息，溫柔婉約地流，總是不著痕跡地淹沒兩個男人的矜持，潤滑彼此不想也不願的摩擦。父親與我的脾氣都很收斂，他說話清楚，有哲理，我則唯唯諾諾，不插話也不頂嘴，即使他不是學者，也應該是智者，母親說：「你爸爸真是可惜，欠栽培，他真是愛讀書。很多人也說他看起來不像『剃頭的』，他聽了高興，愈發抱著書本啃食，唸書的時間比剃頭的時間多。真是可惜，欠栽培！」

小學時，班上男同學大多理平頭，父親只用一把推剪，瞬間便把我們修整得鮮明亮麗。只可惜，那時的孩童，常常因為衛生習慣較差，總有一頭的瘡疤，他說：「我對癩痢頭的顧客花的時間最長，因為絕對不能碰到他們的痛處。」我狐疑地望著他，一臉茫然的模樣，讓他像個說書人般，姿態擺得高高的，帶著一付想吊人胃口的語氣：「明太祖朱元璋的頭部常會生瘡，每次理髮都因理髮師的粗心，觸痛他的瘡疤，他不堪其苦而大發雷霆，處死了好幾位理髮師。」

原來這是有典故的，我恍然大悟，但是父親並沒有停止他的談話：「後

來，八仙之一的呂洞賓在知道這件事之後，就下凡扮成理髮師，毛遂自荐幫朱元璋理髮，結果不但沒有碰到太祖的痛處，還治好了一頭爛瘡。太祖龍心大悅，要賞他豐厚的錢財，他卻不要，只要求太祖賜他一面紅旗，插在理髮店門口。從那時開始，呂洞賓便被尊為理髮業的祖師爺。」

父親對祖師爺的敬意，展現出一種謙恭的浪漫，我發現他在談這些典故時，整個身子有融化的感覺。從我懂得持香拜拜至今，幾年來從沒想過家裡的神龕上，擺著的數尊神像是何方神明，這時，我猛然想起，其中一尊莫非就是呂洞賓？我問父親，他摸摸我的頭，笑著說：「孩子，你開始懂事了！」

一直到國中畢業前，打掃地上的髮屑，始終是我對父親孝順的行動表示。因此，家裡的掃把，一天要握個好幾回，握著握著，那份水乳交融的情感也跟著握出來了。清除紛亂的髮屑，像是倒掉陳年的風塵舊事一般，客人們心靈上的皺摺，似乎也跟著被撫平了。

每隔一段時間，便必須汰換掉髮的掃把，卻常讓我產生莫名的不捨，彷彿要和親人剪斷臍帶一般。有一回，我幽幽看著母親狠心地丟棄它們，突然又想起李白的詩句：「白髮三千丈，離愁似個長。」白髮怎可能有三千丈那麼長？但是我深信，離愁絕對不只三千丈，因為深情的思念是沒有距離，也沒有止境的。

母親對我的愁容感到啼笑皆非：「掃把的鬚毛都萎落了，不換新怎麼可以？這和頭髮變長了就要理掉的道理是一樣的，難過什麼？」父親對我這種「物我合一」的表現，只有莞爾，並沒有譏笑，也許他有回想到自己不小心把執業的第一把推剪摔壞時，那種眼眶紅腫，欲哭無淚的無奈。他淡淡地說：「工具在使用者的加持下，是會有靈性的，你對鍾愛的工具產生敬意與不捨，這是好現象，如果你掉下男人的眼淚，我不反對。」於是，我決堤了。

高二下學期，歷史老師要我們每個人介紹一間台灣的寺廟，並做成書面報告。我向父親求救，他不假思索就回答：「木柵的指南宮！」後來，我到圖書

館查索相關資料，才知道指南宮是本省著名的呂祖先師廟，肇建於清光緒十四年(西元一八八八年)，俗稱「仙公廟」，這是因為呂洞賓在台灣民間，大家都叫他「天公祖」的緣故。

父親爲了增強我對呂洞賓的認識，又添加了一個和頭髮有關的故事：「有一天，呂洞賓看到一個小剃頭匠正在爲一個老人剃頭。奇怪的是那老人的頭髮長得極快，一片剛被剃光，又長出一片，搞得那小剃頭匠手足無措。呂洞賓慧眼一看，知道老人是柳樹精所變，他走上前去，對小剃頭匠說：『你手藝不精，沒法剃好這位老丈的頭，還是讓我來吧！』小剃頭匠正在狼狽不堪之際，見有人解困，趕緊退下。呂洞賓取出用寶劍變成的剃刀，只在老人頭上輕輕一掠，頭髮便掉個精光，並且不再長出來。柳樹精伸手摸摸光禿禿的腦袋，發現呂洞賓的法力遠勝於他，就起身跪倒，叩頭拜師。於是二人相顧大笑，攜手離去。」這個故事，在我上台報告時，讓同學和老師聽得津津有味。

父親學歷不高，但是他的知識豐富，這是他多年來自修苦讀的成果，從家裏的藏書便可窺見一斑。有時他會慨嘆天時的不濟：「一九三一年，我生長在家不家，國不國的台灣。這個紛亂的時代像篩子，篩得一群人流離失所，也篩得一群人出類拔萃，但多數人都被篩得懵懂愚昧，不知道自己活著是爲了什麼？我在七歲時，就是孤兒了，有個日本人收留我三年，所以我略通漢文和日文，現在連英文也可以說幾句了。如果當時阿公和阿媽不是被美國飛機炸死在田裏，或者日本人不回國，說不定我會成爲高學歷的知識份子，也不會在這裏幫人理頭髮了。」

所幸，我考上了南部的一所國立大學，一圓父親未能金榜的夢。整整一個暑假，父親要我學著理髮，並送我一把推剪，也許負笈南下時，那會是我在宿舍的生財工具。我有時幫室友理，有時帶到教室幫同學理，半買半送的，收入不少。被教授看到，以爲我出師了，也讓我理了幾次。

大一上學期，我和室友加入劍道社，握起那象徵武士精神的竹劍，我一直

回憶起握著竹掃把的情景，我把這個感覺說給室友聽，他笑得趴在地上，說我荒唐，但事後他卻鄭重地告訴我：「這種錯置的感覺，好像也是一種美。」

夜闌人靜時，即使是男人，也會有想家的念頭。雖然沒有「一夜征人盡望鄉」或「腸斷玉關情」的苦楚，至少也會有「夢裏不知身是客」的遺憾。睡不著，最常和同住北部的室友於週末午夜時分，對著空蕩蕩的宿舍，飲著美酒，暢談一生職志，有時興起，會抓著室友的頭髮，掄起父親送的推剪，作勢推將下去，嚇得室友說我想家想瘋了，抓起竹劍抵抗。

瘋了？「剪不斷，理還亂，是離愁」，一把推剪又豈能推散我思親的情緒？

大學畢業了，我抽到馬祖的兵役籤，在碼頭登艦時，我想起自己的一首詩：「船伏撐直了篙／以無奈的姿勢／誇大離別／渡口 我站成一棵楊柳／在秋陽中迎風擺手」。望著家鄉，我漸行漸遠，來到秋海棠邊緣的島嶼，戍守著歷史學家也無法交待的陰錯陽差，在風聲鶴唳的台灣海峽，一日一日地等待歸帆的啓航。

一年後，我獲得第一次的返台省親假。在搖晃的世界裏吐了兩回，終於又踏上這塊蕃薯狀的土地，我趕搭夜班火車從基隆兼程返家。凌晨了，站在蘭陽平原的月台邊，天空飄著故鄉不變的雨，輕輕的，細細的，像女神飄散的長髮，絲絲柔情。父親立在出口處，接過我的行李，笑得像彌勒佛似的，口裏唸著：「回來了就好！回來了就好！」

在昏暗的燈下，我看到他一些白髮的反光，心頭一震：父親是否開始衰老了？

接下來的幾天，我一直待在父親的店裏幫忙掃地，有時也上陣操刀，幫一些信得過我的顧客理髮。小時候常來的老人們，有些已經作古了，談及他們，父親望著鏡子裏的我，笑著說：「你會長大，我們當然會老會死！呂洞賓雖長壽，也不過百多歲而已！人生不就是這樣？一眨眼罷了！。」

這是豁達吧？人的生命真是瞬間即逝，很容易朝如青絲暮成雪，看得開，所以也不會對著明鏡悲白髮了。父親說最近有一個高中老師來理髮，相談甚歡之下，得知老師對《易經》有一些研究，所以他這些日子都在研讀《易經》，在易理的認知方面，他愈來愈有心得了。他甚至翻出我大四的筆記，也知道教我《易經》的教授喜歡以「泰極否來」四個字題贈給學生，雖突兀了些，但他心有戚戚地說：「舒泰的日子過久了，以『泰極否來』四個字來省察得失，未嘗不是壞事。對面的阿旺伯，不是仗著自己身強體壯嗎？不斷抽菸喝酒的結果，現在已百病纏身了。」

後來我才知道，父親背著家人，偷偷去做學歷檢定測驗，我大二時，他已具有法定的國中程度了，旋即在高中夜補校進修。母親說：「你爸爸參加學歷檢定時，我也不知道，問他為何要隱瞞，他靦腆地說怕丟臉。至於讀夜補校，也是他要我保守秘密，讀完書才能告訴你。」母親笑如蓮花，好像是自己在讀書一樣，看得出她以父親的好學為榮。

退伍後，我謀得教職，同事中有熱衷在職進修者，向我提及空大進修的好處，我轉知父親，邀他一起報名。父親的眼神有光，可以知道他心底的興奮，更可以體會他已蓄勢待發，決定在邁向花甲歲月之前，努力書寫自己的人生。我想，從前在我們之間的岸，已經搭起一座堅實的橋了。

再熱烈奔放的花朵，也會有漸漸枯萎的一天。父親六十歲了，他不菸不酒，但是他發現自己拿起推剪，整個小手臂開始有短暫而無法控制的顫抖，即使寫字，也會有難以久握的困擾。醫生說這是自律神經失調所致，很難處理，還是不要太勞累才好。

也許註定坎坷，老天爺不肯讓父親安穩地書寫後半生，輪番以老病來折磨他。我們不願他自己騎車外出，怕他使不出力來抓穩把手，他倒倔強得很：「連摩托車的方向都無法控制，怎麼掌舵自己的人生方向？」最後，他還是時常騎車出去，直到從堤防上摔到田裏，斷了小腿骨，才同意我們賣了他的車。

不久，他莫名其妙地暈倒，我們叫救護車急送至醫院，經心導管檢查診斷為「心律不整」，必須植入心律調節器。半年後，又發現他罹患了糖尿病，必須控制飲食。父親於此，已被折騰得不成人樣了，他笑了笑，不知現在是「否來」還是「否極」，如何是個定數？母親不懂易理，但能體會出言外之意，無奈地怪罪他還有心情開自己的玩笑。

身體不好，心情難免低落，父親的樂觀心態有了轉變，他開始有老驥伏櫪的慨嘆。幸好他好學的精神仍在，因為書本可以安定他的心。如此幽幽忽忽過了一年，他突因劇烈的腹痛急診住院，X光檢查結果，是膽結石作祟，手術時，開刀的醫生從手術房走出，告知我們醫療小組懷疑父親患有膽囊癌，已進一步檢查。母親以暈眩來回應如此霹靂的打擊，我則必須強自鎮定，感謝醫生的通知。從小，父親就是一棵大樹，再大的風雨也難以摧折他，如今，這棵樹傾圮急速如洪水下的小草，我無力吞吐多餘的字句，只能陪著母親在傍晚時分，讓老邁的夕陽斜斜射入我乾涸的生命。

糖尿病的關係，父親的傷口一直無法順利癒合，我們也不敢告訴他罹癌的事，只是轉診台北的舉動讓他警覺到異狀，自己詢問醫生，並且利用大家的心情都頗為舒緩的午后，叫我們寬心他的病情，我和母親面面相覷，而母親的淚水卻因此悠悠流出。這是我首次認真地想到死亡，而且害怕死亡，雖然面對死亡的人不是我。

我拿了父親珍藏的個人相簿，偷偷跑到木柵指南宮焚香默禱，龜裂的情緒如亂髮，即使再銳利的推剪也理不清全面潰退的心思，在香火繚繞的祖師爺前，我強自鎮定地一頁一頁翻閱父親的生命歷程，虔誠地向祖師爺告白，抬起頭來，卻瞥見一束花瓣凋零的菊花……。

化學治療的副作用，最大的外觀改變就是掉頭髮，父親一輩子用推剪理頭髮，沒想到今日卻以另一種方式落下三千煩惱絲。一向認為頭髮具有生命的父親，開始感受油盡燈枯的煎熬。人類在自然界，一直都扮演著貴族的角色，但

是在日薄西山之時，和任何生物卻沒什麼差別，唯一不同的是有否留下什麼值得後人懷念的事物。

不過二個月而已，父親拔除了那些糾結如亂髮的根管，留下了幾個交待，幾個願望，還有幾本讀書的心得。我在他彌留的前一日，應他要求，幫他洗淨童山濯濯的頭，再煮碗瘦肉粥餵他，他一邊吃，一邊快樂地翻書，向我透露：「我剛剛夢到一個好地方，像這書上說的，只見到朱欄白石，綠樹紅花，清溪綠潭，青蘿爲牆垣，石板爲甬道，有好鳥爭鳴，錦鱗游泳，真是人跡罕至，飛塵不到的好地方，我想，我就在那裏過一生吧！」生命像海流，不必畫有經緯線的航圖，時機一到，每個人都會有靠岸的港口，父親到岸了，而我和母親的世界也跟著變小了。

在安頓好父親後事的一個晚上，我把父親透露的話說給母親聽，母親微微頷首，沒有言語，只聽到窗外的蛙鳴蟲叫，在寂靜的夜裏嘆息。

時至今日，當我爲自己的小孩理髮時，生命的縱軸便蜿蜒起來，逐漸和父親爲我理髮的影像重疊，在動與靜、夢與醒之間交錯。不同的是，年輕的小孩懂得指揮老爸修剪心目中的髮型，直來直往的言語，像他的髮質，沒有彎曲的結構。一頭白髮的母親拿著掃把在旁候著，彷彿憶起當日，眼眶微微泛紅。我像風繞過燭火那般小心地問母親：「又想到爸爸了？」她仍然以舒緩的語調回答：「如果是他來幫孫子理髮就好了。」

我拿過掃把，慢慢地掃除一屋子的情緒，背過臉，發現每一次的理髮都是一個故事，父親如是，母親如是，我和兒子亦如是。